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文同 撰

墓誌

龍圖毋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諱某之孫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太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脫簪笏以去愛鄠杜美田望紫

閣並圭峯築室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釀醇相招延為林野之歡遠近附從之遂為其土人侍郎雖宦遊四十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亦自引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為學公之昆弟時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恣曰毋氏慶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輕重索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為憂

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既用武人少曉此得公佽助裁講至去民患帖帖無他議轉運使李紘剛嚴介急過其下未嘗相從容獨以公為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不職議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巳所入補前之不足主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知京兆府櫟陽縣縣民積猾好犯法號難治第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廷下遷殿中丞移知邛州蒲江縣滿歲知黎州黎為西南絕境

越巖道濵大渡連山如墻中斷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卭部川聚落如飣掌上實朝廷所注意而擇人以為守長之處詔書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歲駈馬過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耳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嗥呼搏捽羣輩跳蹤鬨閧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既示以恩信其驁桀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殭語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

侍郎憂去職服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受賕不顧傍他鎖姦鍵惡密不可發色拯爲轉運使以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願必以誅死請公攝其州得狀即寘之獄公往見瑀以數語伏其罪不務奇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横喾用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闗渡多設虛筭歛以殘虐因仍至今後鄉户使典領其人得此即破産以

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桀法也吾豈忍若前人坐視之耶上章極言請别立新課以下捄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瘍斷潰而肌肉完好者公悳也未幾召入為侍御史嘗賜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司鹽鐵判官尋

為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他錢貢上曰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賞上曰是兩道比他財用尤為不支苟非誅取慘横安所出此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剝吾民之膏髓耳不可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向役出下估盡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以徭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鐫蠹益暴公請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為優典

凡得以官歲上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既繁仕路紛雜公

深疏其敝章下近臣㑹議類皆顧已謂久令遽更之不

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請無慮歲減三百員

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説有大體可行之爲

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

獲告日夜馳往至即以居喪閒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

轉運使未行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

龍圖閣知梓州歲餘乞内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

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濃演諸産極富彯
官之府庫日入歳受泉幣流溢公嘗謂戍兵曰爾得賜
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亦貸諸市利莫如以錢
便諸用外所售往往與官賈不相直得錢且幸公曰吾
募願者兩可矣用是凡得十數萬疋令上即位大布恩
賞事出不素他道悉配入民下旦暮高直踴數倍百姓
讙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之閭里静嘿
無苛求猛督之䛕事帖然濟矣永昭調用多目有司欲

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以法移蜀之積錢百萬衮衮相屬陸走三千里旦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遘疾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性端重寬碩質狀嚴偉望之岌然使人肅恭戒飭不敢慢惰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溫久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為郡邑專務究極隱敝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奏正皆中外所望以為言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譎幺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

論冀君相黙用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既而一落外官頻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用公為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為戚戚先帝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蒞之郡邑與常所往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呼云善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既死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鄠縣以治平一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所祔先侍郎之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

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若干歲
沆以都官郎中為陝西轉運判官好學有義行奉公之
夫人與公之諸孫居長安事如母教如己子愈于公之
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仲之間來請銘銘曰鎮東僉以
忠殉魏後惡禍去丘為氏積流藏晶入幽閟宜發其裔
洪以熾惟公生實世所兾厥中端完外恢粹學焉久充
道少試君蒙其休民被利盼然權財用昌既卒以不幸
讙衆欷馳詞窮天浩無寄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攜書而進立于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于家今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塟於萬年縣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使志業

不克燀爠於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文載其事寘諸壙中以信于人以傳於後世為人之子者之所為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譔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為事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甞一見左右敢遣僕持先人行狀以閒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哀憐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者余曰噫斯人也耶甞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時有以強幹為轉運使

所委往來邛蜀間辦公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
死而其子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
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為
綴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
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
蔭為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為詞章有條理
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
勤聞滿授渼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惽都不省職事羣

吏驕恣觝亂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
日視察牒閱租賦政徭役盡暴蔽隱悉伏其罪而一縣
乃治轉運使張公拔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稱君才而
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
此獄累君未浹日其情得爭語遂息雖其本郡邑之吏
嘗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
絕户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納諸庫而民恬然無嘔
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大理評

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產占君籍中其
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狀謂可鑿渠以引其水溉吾
村地若干頃甚便守從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建
利害百一于前謂不可行守怒趣君去决令開渠君抱
笏徐起顧守曰渠則不可開令頭可斷也既而守亦悟
遂使罷君歸一鄉之民擁馬首謝曰我輩非公壓抑且
死矣願為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為其父母衣食
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

度支嘗治此彼人德之遺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不敢以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即位轉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於里閭含光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巨石氣勢甚古偃蹇崮犖羅立如畫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士往來過雍未嘗不下馬入門登覽嘆愛君少時與兄

中隱君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洽好辨
論尤不憙狂詭而絶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人鄒僅稱
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好談人前世事
立禍福以摇撼人人信畏之謂神人云不知凡幾年負
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君君與語察其恠謬訶下麾左
右縳寘獄問狀悉伏誣誕門外要官重臣交書下捄君
置之一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
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寓僧舍且病其子赴舉京

師顧前後皆孱軟無一人可任事君親為煑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既卒凡喪事一切具辦無有不如其至親欲奉其死者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抵所為類此亦足可紀也曾祖彬贈光祿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濆任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安縣君贈尚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年亦卒君娶舅氏引進使繼隆之女生五子曰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女三人銘曰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

而不壽宜人之于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為死有可稱身大位微奚足比方陵磨谷閟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為人也和裕淳懿畛岸曠闊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為苟不識伯龍則為徒至於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

人多與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人所以善譽聞於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為諸郡之冠聚生員常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三十年教導揖納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輭不立伯龍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之法轉授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年八十四而卒於兄弟尤友順不相狠鬩公隸貲産獨占其至下者後雖有所不足亦自無一語之慍有識義

之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
者熙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
守龍州助教一日忽名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
承家已而自知於祿位固不可以強干所以不求宦達
退居田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
是年十月果以疾卒于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爲累世令
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友甚盛凡遠近慶弔伯龍未始後
他人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

至有叢吻急擘爭欲勝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精四坐笑伏歎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四所著書有緫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母楊氏夫人宇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一歸于伯龍閨閫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子以學正順慈嚴無有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大年大分大亨大受皆舉進士有名稱女二人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君次適

進士文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十二月十日
塟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俱利里先人之次舉夫人之
塟祔焉大年等以同為姻家來求銘伯龍之墓為之銘
曰學無不深行無不淑天胡嗇之弗昇以禄鸞羽鳳翼
歛不得張有翙者微高騫遠翔神道難知人理亦悖吾
於伯龍一付范朕所不已者郁然清芬更千萬年有信
此文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者廣明之亂唐統紊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孫蕃衍有居于普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宗族門地雄于一州高祖諱光偉佐東川節度曾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仕父諱某少舉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舊業專治養生之術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穎慧不憙他技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溫如李畋渭卿皆以道義文章教

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為其高第歸將試藝於其郡廷
以干薦書而豪士惡子競以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
進於其下乃退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
耶於是收斂退縮芟去仕意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
史隱鉤摘蔵詣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槩先詣
君所平決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解矣教諸子事
業悉有端次慶歷中其子今中都外郎如晦用其法一
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戶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

子官授大理評事致仕三遷爲秘書丞賜緋衣銀魚甞即其居盛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世爲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都爲晉原宰若以雙輿就其養晉原之治高出一道君實有所誨助閒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一旦召中都語之曰官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之舊廬近常往來於吾懷也汝當具吾歸裝宜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檄侍還其家既至亟遣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當憂民慎

母吾憂也自是日召鄉里故舊聚飲歡呼獻歌愈益精
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人謂可以喜懼
者汝等當知之吾受祿養幾二紀名復挂朝籍人能如
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吾春秋已高汝能無所懼乎家
人聞之錯愕皇惑問何以及此體中有覺不如平時者
何所但俛首嘻笑不答又數日食飲漸不進求就枕瞑
目良久以纊候其氣已不屬矣遂終焉十一月十二日
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同郡之甲族婉懿有善譽宗

黨模其閨法四封為壽光縣君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晦用晦並舉進士有文行聞其朋流女五人適昌元鮮惟正都官員外郎景思問郡人周着進士景思永歸思問者先卒後繼之以其娣封永壽縣君孫男十人某某皆嚮習文藝孫女九人其一始嫁河南趙仲遘其孤將以三年二月某日塟君於樂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中都與同有塲屋之舊走僕詣同求銘其墓為之銘銘曰孰不種善君獲其多奄然而歸所少

謂何予官曰祭學者愈侈君所常望久焉益偉人生世
中超趹百端如君初終十八九完老安先廬沒集舊兆
更萬千年銘永其詔

丹淵集卷三十九

丹淵集卷四十

宋 文同 撰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伋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愛簡靜寡語言居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貲先生常營諸嫁贈紫金大珠巧繡華熾日為收置他皆以先得為已物而夫人第拱

手嘻笑若都不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
以耦佳士故歸之師中既來事姑嫜接先後勤順柔婉
有儀法師中性儻邁眕宇宏大好賔友毎相聚集必辦
具昭譸酣飲連日夜不嘗無有索足夫人豫敕僮婢色
色給過無少厭他日問之已脫簪珥襆袿裾質酒肉供
矣未嘗以為言教諸子與其壻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絶
夫人亦不去房下時至勉勵之寓家祭之新息忽語其
子曰吾壽不能永異時葳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

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熙寧元年九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于光州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二人大節大防女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廙善二幼大節自蔡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即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異哉夫人生於眉之眉山而塟於光之光山也其間相濶五千里胡為自彼而止此人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曰高子之

學日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塟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昔嘗學易於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為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為舊如此當為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

母慈置不答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人儻遏任氣俠風槩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爛然士人欲宗師之至蓬母聞其名曰可妻也遂求以夫人歸之祕丞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為人挽留主師席凡不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賛善大夫絳之家寥然專一室以居日夜侯其子裁能道語言乃教之學書念文字既冠遣從師為詞章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初無預

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贊善尤悌順事夫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不問夫人為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如一無牛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為姆師焉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傾其槖裝葬如禮乃攜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婿者嫁之匳具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左右使令常自視其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無歎恨鞭朴未嘗施于家而閨庭凛然每戒其子曰罪囚不幸觸憲綱

爾既治之刑常宜輕不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處嚴潔四坐清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整促次置無一塵之栖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袿裾帬襦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人曰是物闕但被體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紡績之工可惜也素安強雖春秋甚高而鍼縷不廢八年八月十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人曰蒙秘丞君曰莘曰荀皆舉進士銘曰於乎夫人柔婉靜默午髮未笄已聞懿德出

配有道生子岌岌教以詩書日夜訓飭居貧益堅禮繩義甚愈久不渝鄉閭矜式見子成名至升閨籍覃慶疏封壽安有邑金屑塗羅華誥五色持此就地何慊於臆八十一年晚具五福世亦鮮儷可瞑去目陳倉之山有名雞幘閟之青烏此云佳宅宜爾子孫世緒奕奕告後以辭鎪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作佐郎

琚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益之之夫人也性巧慧志
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親長嗜學書傳無有不
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語洎端
極涯開説講辯名氏世族地里歲月條分緒解癸甲不
亂自歸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法益之資㔶
曠濶磨盪崖畛常以讌飲敖佚自喜夫人每乘間引古
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吝者指諭之益之未嘗不懾然
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為此恐或戾夫人之所陳者益

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將放而復斂者謂何慮其闇於
予之梱中也蓋使人聽其言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
靜語默以教義諄諄警誨人者予過漸鮮有與助爾從
知平定軍樂平縣未幾而益之卒夫人攜諸孤奉輤車
還成都至則舊産已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
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稚齒者授訓誠教書字
逾十年獲所遺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
右之人凡過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諠譁作高語大笑

惺聞于夫人清風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
攺詰撿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子天啟
嘗預郡府貢書名在高等夫人教之也自是夫人之徽
烈懿行愈聞于人萬口一詞謂絶倫類忽得疾於熈寧
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
與嗟悼有六男子曰某某某天啟娶閻氏太常博士灝
之女天衷娶陳氏屯田員外郎昂之女餘未娶然皆俊
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啟卜以其年十一月四

曰塋夫人於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東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之墓遣天衷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為夫人銘之乃為之銘銘曰猗猗夫人夙懋迺德歷求於他類者鮮克既畀令淑復輔以文有蔚其章蘭薰茝芬自居州閭養善秘閫化流郡閨不戒亦式顯懿旁衍衆齡之師十年其家觀書誦詩儉葢久捐裁辨袿袛踐履幽素以儀自律恫視諸甥其孤而煢經耕史耘待獲厥成遽爾云亡聞者愕眙無誰不知

語即涕洟可會風節詳而記諸附史以篇庸完國書彼幽良人一紀與別東山之陽遂此同穴能事金石其有子賢為次清休刻之墓前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濛陽人世以大族雄其邑夫人柔懿端靖自飭貫已為其内外戚屬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贍太博占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

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當時之賢俊朝夕會遇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竈䰞手和羮炙以過給賔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倦埶之色事其姑尤孝謹凡曰婦之淑節懿行他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為終身太博以母老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曰新繁我舊業鄉來此者為將營進士求起家今齟齬矣命也太夫人念故里數子已可教盍歸以新吾之所為乎夫人喜遂復還所居新繁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為尚書員外郎用

其恩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以慈恕潤飾之故梱内斬然若官府纚纚可述爲鄉里所矜尚夫人好施舍不嗇藏蓋閭巷媪嫗每告所乏未嘗不稱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爲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與語出涕淚祝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此賴之其愛惠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日索當有既飲色愈温而氣和語言尤婉緻故諸女暨衆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强忽得病遂不効於藥熙

寧四年二月一日卒於其第享年八十一職方君初以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走至家夫人疾雖棘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慰其所以顧見之者後四日乃啟手足矣夫人生四男子曰仲曰儀曰倫曰偕仲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廷下倫治產贍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句叔良次適周愬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人咸有佳譽男孫五人善之慶之餘未名内外女孫七人以是年四月二十九

日葬夫人於萬善鄉修仁里祔于太博之塋職方君與
同爲有舊書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不當拒而當銘也
乃爲之銘銘曰猗歟夫人有顯令德修于其家而外以
則女婦懿行母姑嘉式曰其宗姻循蹈矩墨慈柔恕惠
芬楙闔閾貤諸里閭撫濟艱棘積穀在予外科列職暨
登于朝取寵自國軸瑁囊錦金羅五色天子命書夫人
封邑富本長壽錫畀以食夫人承之能自謙抑惟衆所
豔蒙祉疇克饗年滋高獲疹遽亟命屬以纊告不能息

聞之遠邇孰罔不盡彼槃之陽在益以北夫也良兆同歸其域猝次徽範琅然秘刻期千萬年廼銘之泐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爲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謹事母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是性固所有不待訓戒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始平先生希元希元有才名夫人既歸之人皆以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舅姑不得以滫瀡從事希元舊結廬墓側夫人與同去不入城

市凡十年撤紈綺屏脂澤慘慘朝暮奠饋有法希元以
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訓無不通曉
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獨執匕箸以食
夫人多自調絜和齊供儗無少倦至猝遽無有乃解裝
購物以治其具惟恐一缺不能相屬者生四子正己正
雅正卿皆不許視家事督之學常以顧成汝父之志勵
之故正符以春秋學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
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雅以明經正卿以進士為郡

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仰伏夫人力也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責次適進士賈端次適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夫人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于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曽祖德權祖昉父奎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拜求銘夫人之墓余銘之曰幽閑而為女柔婉而為婦慈嚴而為母是皆有令譽余豈愧銘其墓兮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致仕閻
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十九明年正月
十一日葬于晉安鄉沙坎里與先生之穴同焉其子灝
以同為同年進士來求文誌其墓同故采其善狀以書
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鄉里信慕有
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宗文春卿携養於其
家春卿為孟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鏗然有聲于
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為西南士人文章宗

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婉行聞之閭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求姻接跡于門者眘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服素儉甚已深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化其所嗜者吾將求朴茂清粹嘉才美業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焉式講道著書為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黌舍

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
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内外親表之甥姪每佳時令節車
交馬集衣冠擁會立侯墻宇隣叙巷帔招約呼引帬裙
以次羅列梱内修弟子之禮爲經師教姆之賀如是者
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貧窶衣桃食困無有贏
衍而夫人服敝惡享麤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
未嘗以我之無有恥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闕禮撫
育諸叔一盡乎仁愛生二子旦暮督其學長曰温景祐

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逆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曰灝中皇祐元年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僻蠻複嶺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灝言之復得就樂成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啟手足矣夫人既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女子之所為親見温湛沒不救收泣拭淚一斷以命不復更嗟

悼爲不可活之計被疾歸闔兒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
舍之意此儻非盡通事物當爾之說雖烈丈夫吾固知
其未必能矣夫人以温封華陽縣君三女適無錫唐棐
崔庶錢劉繹孫二人仲曦仲避銘曰惟夫人出甲族粤
在少失所育祖外氏恤之獨養而教性渾淑鍼縷餘親
簡牘配先生保邑睦執閫範端且肅固窘陋安水菽以
書史化邑屋生二子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禄夫人者備
五福數云盡瞑就木歲時吉問歷卜彼東山地高陸從

先生閬陵谷刻銘章慰予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與其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金砂下村從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神域也夫人於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惟其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於墓者皆具於興元太守集賢校理楊君繪之文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

月之實納壙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辭云藏於此者誰歟是為母歸而有令嘉之稱於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凡者夷缺者闐而琢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以薶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丹淵集拾遺卷上

宋 文同 撰

詩

邛州賞豐亭并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爲而名之也摸景畫意羣賢皆榜詩其上同忝隷大幕理亦當有紀述遂爲此百五十言塵於其間然句斷甚俗而文辭不深者葢欲使溝壠之下耕夫饁婦讀

易曉誦易記用而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
不懼人之指笑而敢以獻云
人之創亭意大率繇巳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他見臨
邛郡東北井井畫羣甸其民喜施力無歲不登衍公因
到城上有此多稼羨而云彼嘉穀誠我民所擅如其每
用此豈不鄉土戀伊我妝其衆胡爾懼流轉遂玆謀棟
宇顯顯向一面題爲賞豐字義不止營繕常時命僚侶
於時歌管薦高談詫上瑞裒裒莫之倦擎酒揖大野指

顧一欣抃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太守亦為我今日
又張讌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如神總
總羣聖書論說尤諄諄後賢守為法不敢忘逡巡有欲
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明或用盤盂陳或則銘
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貪道者欲已日夕親涵泳既滋
久盛德光璘璘魯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來乘別駕輿

齒髪何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春露與秋霜畏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乃於廳事側開軒詠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構高榜新地古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服每居此寂嘿如隱淪㝠心以自觀外揣復內循一有所不逮補綻無纖塵既已自作詩文理相彬彬宛轉示明戒欲使風俗淳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頻待已固如此賢哉君子鄰常顧此基構永不罹荆榛有壊則請修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二首 靖浦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真古人苦學詩來偷鬢老樂為儒後却家貧酒中酌月江村夜琴上彈風鶴寺春君已歸尋舊閒味肯騎肥馬入紅塵

其二

因循失計下青山却恨谿雲占斷閒黃卷聖賢忻對語青雲歧路秪低顔月墻槐影侵堦暗雨檻秋花滿目斑自愛蕭條真吏隱心清不累有無閒

題兠率寺

簿領迷人喜暫閒聊尋古寺陟孤巒栢藏一逕中間窄雲斂千峰四面寛遠目已將飛鳥過寸心更乞老僧安若爲借得禪房宿卧看龕燈一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絶半空生曲欄蜀塵隨眼斷蕃雪滿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講書罷
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人羞
猶勝俁俁彼賢者手把翟籥隨羣優反如老鸖立海上
退避不與鶖鶬遊文章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
所蓄未嘗資已身揩揩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
支體雖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媿持旌旄
平生讀書苦集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真可恥
欲撻羣邪無尺箠安得來親絳帳旁日與諸生供唯唯

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
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韻和子瞻遊孤山

跨明越歷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峯孱顔石穿漏雪
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琴會琴爾去相與娱官
遊若不來此都腰間綵組徒云紆子瞻鳳味新結廬日
哦其間興不孤平生美志自償足休問滿眼生萑蒲有
物可比中鄙夫蜉蝣朝生死於晡公攘顯奪入胠篋驕

穉無乃非良圖子瞻之樂固有餘辯說是非從魯遽我今有索君勿逋歸日好景為我摹

再和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為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籃輿往往從以拏靈運石壁無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登紆過客休誇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字寫物象當截無限尋江蒲登高能賦屬大夫遊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上有絕筆盡

取君詩粧在圖此身之外何贏餘成然而寐其覺遽請看湖上人名適此予形相誰解摹

和陳基載大雨

黕黕雲如湧淙淙雨若傾驟翻銀漢濁匀洒玉繩明雷怒無停勢風豪有過聲危樓已初伏猶謂袷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果滯遐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簟滿風羅秀色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愁將變烹玉纔凝恐更嘗

正在臨邛病痟甚忽蒙佳惠敢相忘

贈李仲祥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嘉篇因來守郡空山裏
又喜通名畫戟前抵掌劇談猶矍鑠堆胷豪氣尚蜿蜒
近聞買得鵝池住且向人間作地仙

和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賈長頭幸逢九日稱佳節
宜對三嵎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名當信與雲浮

憑君且學龍川飲一醉能令萬事休

寄張郎中

常媿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養成答颯人應笑學得支離自謂賢三館舊遊層漢上一麾今守亂峯前幸逢別駕如張軌免對蕪章說二天

遊閑居院

乘暇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忙打佛前魚

丹淵集拾遺卷上

丹淵集拾遺卷下

宋 文同 撰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于其中渾渾融融冥漫晦霿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焉適柔良粹厚之區會真參元而為正人端士矣反此回隅蔽其素所有也去而名鬼瑣兇桀叢然于天地間口鼻耳目眉齒

髫髮徒入耳亡他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質朴淳茂歴監之咸可彫飾繪畫以為令器今既學于元防當進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顧來之意元防貯儲甚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浮淫毋生夸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褒狎毋念荒逸毋聽譊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予亦重諸生習之自必見諸生為正人端士矣恭之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召入對問被俞旨賜詩與號放居華山章靈暴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內愚耄黄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為先生本儒人既縣虛無凡作詞詩皆擺落世故披聾剔盲蹊穴易知每

一篇墜壓中雖市人亦諷誦不休謂真闕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恐渝漓刻之歷祀孔多自丁酉訖今實一百一十四年也皆塗埃昏藏隱晦黑積久不問皇祐庚寅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延事簡休恬於訪奇考志得此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利縛扶人于夷曠之鉅逵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隊腐不能久傳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子可作系疏其縣俾來

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貤於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

謹執筆顧書其猶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閎善

而勿適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皐集

大邑缺令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既至樂其少訟而多

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左右皆言靜林

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高凡士大夫之賢與其徒之名

者多與之游無不詞詠以道其為人在里閭一切皆歸

尊之不敢怠此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遂召來果與他浮圖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博洽根固基厚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日詣其所居一室寥然遠介江上幽澹虚潔整整可愛視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岳真者旁有贊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之曰此已師師也當僭益朝渠為進士有詩名于時不第已師得學四聲於其門下今不幸而其嗣泯絶已師既荷其教誘竊懼其為鬼而死

無食處故圖之庶朝夕得此瞻慕而歲時得以獻享也余聞之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歷目莫非皆仁義之說及於其所事師一反面不復更名之者多矣況肯有邮其没後者耶已師乃學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令反能如此宜乎吾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攜歸諷誦累日温純謹愿含蓄意思誠鐘磬塤箎之雅韻鸞鳳虎豹之奇采具春容彪炳不假於他而一出于自然

矣余因願為之序使行于世期覽之者知已師不獨號方袍而能為辭章亦著其行義磊砢魁特而絕出於衆人爾已師字亞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元夜三更杳杳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仇氏名惟已字亞休邛州蒲頻人自少時趣尚便高遠不與鄰里諸兒同嬉戲惟是閒作佛事則汎灑供獻恭勤精愿不敕之而自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

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静林僧籍以仁普爲師年十六
薙落髮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
通曉奥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落不治但腐椽
破壁欹邪罅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處其中
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士善吟詩其最
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入室矣師嘗以
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
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爲修之木幾臺殿樓觀一一完

其師之德業自此愈遠閭閻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為者與人語和軟未嘗輒近人出入縣中六十年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溫裕縣人無長少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慰滿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當體吾

之所以無死生者愼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今日之所付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爲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爲善不宜失語已攝足趺坐疊手瞑目而逝搖撼不動巍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師之眞身建蘇塗而扃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艾去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

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為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請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是身如浮雲倏生而忽滅形質本何有聚散俱為幻夫人而昧死演起無量法從一十百千乃至萬億兆譬如蠶吐絲纏縛身自獄既倮而復羽孳

種無由斷出此而入彼輪迴豈知覺師有大智鏡初誰為磨拂光明發虛空淨無一塵染大曜滿法界欲照誰能執收斂付諸匣乃是所假者示現于世人師以願力故師之所非相真實不思議凡所見聞者依以為漸入由此登佛地其則固不遠書以告諸後咸願起正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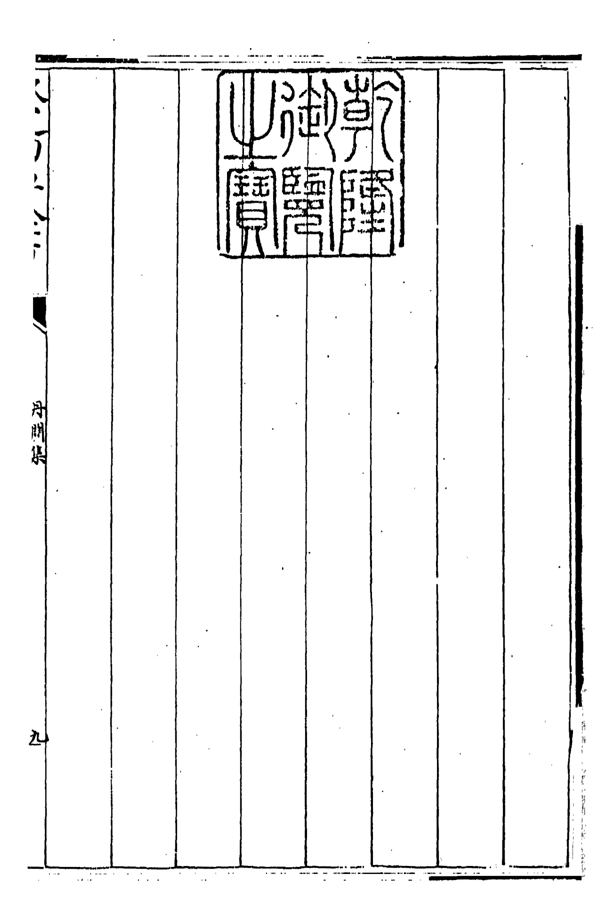
紆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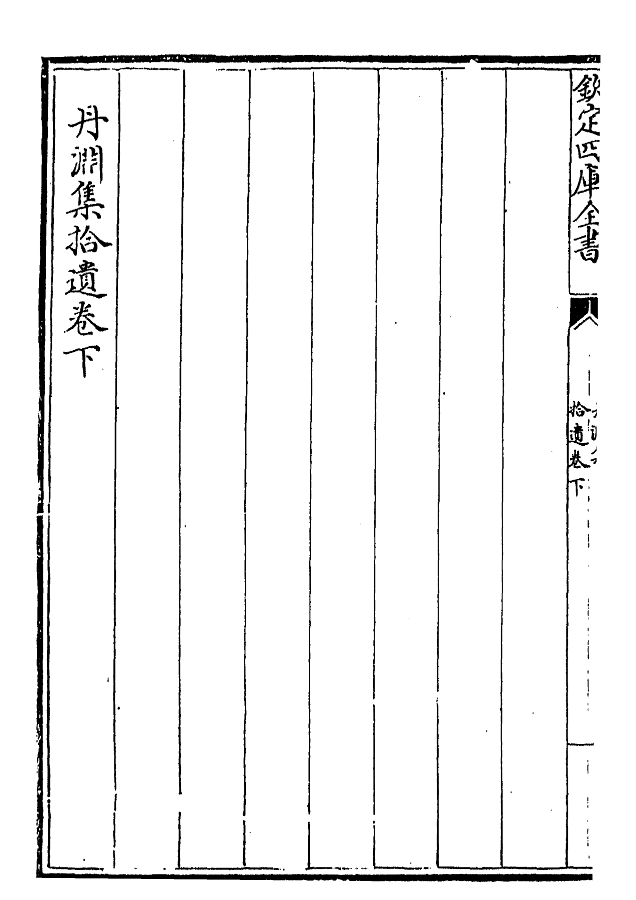
紆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共本以出去土未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桥盖其顛末脫籜

時蝎害之使然爾其一既獨感將挺起為垂巖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趣觝礙無所容屈已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繚隙拳局以進伏碻磝蔽翳歳曾莫知其歷寒暑之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聱鬐二童奴撥荒榛除腐蔓扶起而支持之則已堅彊偃蹇宛骫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於其不得遂諸生理者然觀其抱節也剛潔而隆高其布葉也瘦瘠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氷霜凌突四時磨轢萬草之奇植也余歎視良久

聳者進而言曰是將以瑞而名之可乎曰瑞生于人所易見俾得以致之此獨處窮僻非瑞也麏者進而言曰是將以怪而名之可乎曰怪起於不常有物體自効以見駭於世此因地而然非怪也然則何名而可曰天之生物槩援以生其各有所得失之者莫不啻繫乎其所託竹之為物乃草木之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上蔽旁闕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則天之所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

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茂於其內而其勢所以促蹙於其外也且其所以若是者夫豈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曰紓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聱齋並進而言曰公名之旣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為此者盍摹之以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聱者裂素齋者漬墨清曉上平雲閣為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言此題其下熙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乾隆御覽之寶



丹淵集拾遺卷下

跋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出於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胷懷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爲之延譽司馬温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矣湖州三仕於邛筆墨遺跡甚多後一百三十年誠之

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竹是求而不及其文焉則知湖州之文者能幾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曰始予見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隷以為止此矣復見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益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況後世乎邛雋有湖州墨竹堂誠之既為立祠堂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於世庶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

正豪邁不獨在于區區之跡篁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矣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世以為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黄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其姓字如杭州鳳咮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詩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葢當時黨禍未解故其家從而竄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歎哉今但掇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

後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